

“情感研究、风格学、修辞学： 关于三者的重叠与区分的讨论”综述

谭光辉，何倩，王嘉燊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情感、风格、修辞分别以何种方式存在于文本之中？如何从一个文本中提取出相关因素？成都各高校30余位学者对此问题展开了讨论，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情感、风格、修辞是文本的附加符码，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但对三者的区分，学者们的观点差异很大。赵毅衡认为情感是符号文本的附加符码之一，风格是符号文本所有的附加符码之集合，修辞是文本的一种构成方式。谭光辉认为情感是文本的内容性附加因素，风格是文本的形式性附加因素，修辞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对常规表意习惯进行突破的技巧。更多学者分别从各自研究领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引申出一系列问题。情感、风格、修辞三者符号文本中的关系及各自的构成、规律，仍然需要学界进一步深入地讨论。

关键词：符号学；风格学；情感研究；修辞学；附加符码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8)04-0382-05 **收稿日期：**2018-01-14

作者简介：谭光辉，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符号学研究。

2017年10月15日，第二期“开明论坛”学术沙龙在四川师范大学举办。论坛以古蜀王“开明”名之，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第二期“开明论坛”以“情感研究、风格学、修辞学：关于三者的重叠与区分的讨论”为题，邀请了来自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华大学、四川省社科院、成都大学等多所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论坛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谭光辉教授主持，探讨了有关“情感研究”“风格学”“修辞学”重叠与区分的若干问题。

一、情感问题

四川大学符号与传媒研究所符号学家赵毅衡教授首先对“情感”进行阐释，认为“情感是符号文本的附加符码之一”。具体而言，情感是意义交流三环节的一种附加符码。他举例，一个暴怒的人，不一定能产生一个暴怒的文本，因为某种原因他说不出口（迫于对方的威势、受制于自己的地位），也可能他的修辞能力有缺陷（所谓不会说话）。一个暴怒的文本不一定能被理解为带着暴怒，因为解释者可能会认为发出者或文本中这种情感可笑、可怜、可悲、不得体。当然也可能因为解释者自己的理解能力差

（所谓情商太低）因而没有得到暴怒的理解。

谭光辉（四川师范大学）的发言题目是“情感、风格、修辞在文本中的关系和存在方式”。他认为，首先，作为附加意义的情感不能由符号携带而只能由文本携带，单个符号表达不了情感；其次，情感可以是语义，也可以是符号文本直接要表达的意思；再次，情感是文本携带的内容性附加因素；最后，若文本的语义是情感，读者自然化地偏向于将文本携带的情感意义理解为与之相同，这是因为情感通常被理解为内容而非形式。他进一步提出情感与风格是观察艺术家心灵的两个不同维度的观点，认为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情感具有一些特征：其一情感是相对隐性的，且可识别性较弱；其二情感是相对不稳定的，情感稳定下来成为情绪状态，也是一种风格，稳定使情感“形式化”；其三从接受效果来看，情感作用于接受的动力机制，情感引导接收者以何种态度接收文本内容，或接受或拒绝。

赵星植（四川大学）的发言题目是“符号风格学初探”，他首先肯定情感的存在方式既在文本本身层面（内容层面），又在附加符码层面（表达层面），这最终取决于解释者的解释。与谭光辉所说的一体两面关系不同，他认为文本

风格的形成与传播过程,或多或少会产生情感因素,多寡则取决于接收者的解释,所以,情感属于风格的一部分,属于风格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熊良智(四川师范大学)认为,首先作家写作品有情感表达的需求,因此情感是作者想要去投射到作品的东西;其次,他认为从作品角度来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一切都是人的主体情感折射出来的,所以一切都带有人的情感色彩,情感必然形成风格或表达的特别方式;第三,从文体的角度来看,文体是不断变化的,而其变化取决于情感。因此他认为情性(感情)是支配、形成个性和风格的主要原因。

二、风格问题

赵毅衡认为风格是符号文本所有的附加符码之集合。风格是研究风格符码的学问,风格学是文本外面附加的。谭光辉从风格与情感的区别这一角度出发,认为风格与情感的不同在于,风格只能是文本携带的附加编码,不能存在于语义层面。情感是内容性附加因素,风格是形式性附加因素。风格是相对稳定、相对显性的,并且可识别性较强;风格与其内含何种情感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与唤起情感经验的方式有关;若风格进一步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化程式,就成为体裁,所以体裁一般具有某种无法抹去的风格标记;从接受效果来看,风格作用于接受的解释方向和模式,引导接收者按一定方式接收文本内容,暗含一种接收程式的期待。他还认为,风格不一定是有意目的性的,是可以被解释出来的;作者也不一定必然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携带着某种情感和风格,而是时代和语境逼迫它不得不带上这些附加编码。因此他认为,不同于情感和修辞,风格讨论的是文本的程式和习惯。

赵星植集中阐发了风格。他首先从风格学的定义出发,谈到学界基本上存在两种定义,持文体观者认为风格是语言文本的表达性特征,或者是携带信息之媒介的质地的显现;持风格观者则认为风格是作者、艺术家作品的特征、品质。进而谈及风格研究的两条路径: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界,主要探讨语言符号的表达性特征以及文学作品如何通过语言的特定选择来产生和加强主题意义和艺术效果;而艺术史、美术史领域,主要是研究艺术家或艺术团体在艺术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艺术风貌、特色、作

品、格调和气派。综上两点他指出至今尚未有系统的广义风格学理论体系,需要构建。首先,广义风格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所有非语言符号文本的风格形成机制问题,其基础应当是以皮尔斯为代表的广义符号学体系。其次,他赞同赵毅衡教授提出的“风格”的定义(风格是符号文本所有的附加符码之集合),并认为它存在于符号表意到接收的整个过程之中,既可以携带某种情感,也可以影响接收者对符号文本意义的认知、接收与传播。再次,他认为风格和情感是粘连在一起的,风格涵盖情感,情感是属于风格学的一个分支。最后,谈到风格学的创始人巴依并指出巴依的“非概念性思想”——区别于话语的信息或内容的语言符号的表达——是风格学的研究对象。

胡易容(四川大学)认为风格其实有一个主要的承载者——文本,风格不仅需要文本,而且要在多个文本的连续性中出现。彭佳(西南民族大学)补充,风格很多是文本本身的,风格研究的实践,更多的是讨论文本本身体现出来的风格。饶广祥(四川大学)认为需要处理的是各种固定的非个人化的解释模式或解释习惯和文本之间的互动问题,因此风格最终应该归结为或人为设定为文本的类型之一。熊良智谈及风格的形成机制,认为情感投射和修辞表达方式中会形成一种个性,呈现出一种惯性的个性就形成了风格。

三、修辞问题

赵毅衡认为,修辞(尤其符号修辞)是文本的一种构成方式。修辞是符号文本本身的组成方式,而不是文本编码上的附加编码。他从符号文本的构成角度进行思考,认为索绪尔提出来的“符号双轴”,是符号文本的修辞构成法,并依据雅各布森也认为皮尔斯最基本的三分法,即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规约符号(symbol)完全是从修辞格演变出来的这一观点,得出修辞不是附加的形式,而是符号构成的最重要依据。赵毅衡还以一张照片为例,指出修辞、情感和风格三者的具体存在方式。他认为一幅照片像似某人,可以说是一连串修辞的结果:像似为“比喻”,拍半身以喻全身为转喻,帽子衣饰为某个民族或某阶段文化的象征,等等,这些都是文本本身的构成;在照片上作浓淡加工,加角度、加PS,这才是某种附加符码;

而照片的接收带上情感(例如“可爱”或“欲呕”)那是形成文本时,情感性附加符码(或风格)的效果。

谭光辉认为,修辞首先是一种有目的性的言语技巧,强调修辞的意图性,尤其是对发送者意图的判断。其次,修辞是一种改变日常表意习惯的表达方式;而表达是否被认为是修辞,必须有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就是一个被解释社群公认的日常表达方式。再次,修辞的确定必然先假定存在一种中性语言,修辞在中性语言基础上进行加工。最后,情感、风格本身不是修辞,但是一旦有了可选风格、可选感情,选择就会使被选择的情感和风格带上目的性,它们也就可能成为修辞,因而他认为修辞至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情感修辞,一种是风格修辞。他还分析了修辞、情感和风格三者的讨论范围,认为修辞讨论的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对常规表意习惯的突破,情感讨论的是发送者或接收者的态度,而风格讨论的是文本的程式和习惯,这三者,都可以不是语义,但都能产生意义,而且可以是比语义更重要的意义。

彭佳就赵毅衡和谭光辉对修辞的思考进行总结,认为赵毅衡在定义修辞的时候实际上是把修辞作为名词来定义的,认为它是一种模式性的东西;谭光辉在定义修辞的时候是偏向形容词的,它是想要达到某种效果。胡易容响应谭光辉,认为修辞最重要的是无法取缔这个发出者的意图性和目标性。何文彬(四川师范大学)从语言学角度,认为修辞是一种特定的语言方式或语言的一个方面,它是一种有目的的语言行为;修辞最核心的东西或者说最狭义的修辞就是表达感性的,它通过一定的形式来表达感觉。同时,他指出情感和风格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但是与谭光辉不同,他认为情感和风格是修辞的两个方面,情感是修辞内容方面的东西,风格是修辞形式上的东西;他指出情感与风格是相互体现的,两者是修辞里面高层次的东西,并且互相联系。饶广祥则根据皮尔斯的“三分法”,提出符号“五分法”,即分为第一解释项、第二解释项、第三解释项、风格解释项、情感解释项,并进一步分别指出符号学、修辞学、风格学和情感学的研究对象,认为符号学讨论这五项,修辞学讨论前三项,风格学讨论第四项,情感学讨论第五项。熊良智则从古代文学和文论角度思考,认为修辞是用以增强情感表

达效果的方式。

赵毅衡得出三条结论:即情感是符号文本的附加符码之一;风格是符号文本所有的附加符码之集合;修辞是文本的一种构成方式。他意图把这三个学科硬切开来讨论,并提供了一份关系图。最内环是文本;修辞是文本的一种构成方式,因此也位于最内环。第二环是文本之外的附加符码;而风格是符号文本所有的附加符码之集合。最后,指出情感是符号文本的附加符码之一,且文本内也可以有情感,因此情感直线横跨第一、二环。他表示情感的部分应该占多大比例暂时还未思考出,但对于谭光辉提出情感研究应该全覆盖的观点,他表示不赞同并认为情感只能覆盖一部分。最后总结,所有的文本及文本之外的因素统一构成了全文本,包括它的各种附加因素。

四、“零度写作”的问题

谭光辉还讨论了“零度写作”的问题,引起诸多专家学者的回应。他认为,“零度写作”所说的“零度”,情感、风格、修辞三者都有涉及,不存在无情感、无风格、无修辞的文本。零度文本只能是一个假定的文本形态。“零度写作”不可能存在是由于符号的操作必然会在聚合轴上选择,必然会表明态度,甚至选择“零度”也是一种态度,因此只要进行符号操作,就不可能真正做到无目的性。作为修辞参照系的“日常”和“惯例”,仅是解释社群在某个阶段暂时达成的一个妥协。无论情感、风格和修辞,判断其有无,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如果非要有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也只能是一个暂时的文化约定。饶广祥对于“零度写作”的问题同谭光辉有共鸣,他提出了“四无”,即无无意义的文本,无无风格的文本,无无情感的文本,无无修辞的文本。

胡易容也对“零度写作”问题作出了回应,与前三位专家意见不同,他认为存在零度文本的。他首先赞同谭光辉所说的,当我们说一个事物的时候,它一定需要参照系,没有参照系的话永远找不到一个零,他认为可能没有“空无”这件事情,但是一定有“零度”这件事情。

五、关于附加符码、文本问题的讨论

关于风格、修辞、情感与“附加符码”的问题,王长才(西南交通大学)向赵毅衡提出三个

问题,赵毅衡一一作了回应。首先,针对风格与附加符码关系的问题,赵毅衡说实际上在文学的发送者、文本和接收者三个环节都可以理解出附加符码,但目前理论的建立集中在文本上,如果走向意图或者接受效果则很难展开;关于文本能不能把所有风格都看成附加符码这一问题,他提供了自己的思考过程,即在思考“过度解释”中所提及的“文本的编码上再加个气势雄伟”这一说法时认为,文本本身不一定有“气势雄伟”的特征,但如果加入风格因素便会有。其次,针对修辞与附加符码关系的问题,他是在翻阅从形式主义到符号学的研究文献中发现,索绪尔提出来的“符号双轴”,就是符号文本的修辞构成法,并发现雅各布森也认为皮尔斯最基本的三分法完全从修辞格演变出来,因此提出修辞的定义。最后,就情感与附加符码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没有一个文本可以不表达情感,情感既可以处于文本的层面又可以处于附加符码的层面。谭光辉认为,附加符码有可能是文本本身所没有的,因为如果有的话,恐怕加在一起已是另一个文本。赵毅衡指出,附加符码是指接收到的文本和核心文本之间的差异;并进一步引出“伴随文本”和“全文本”两个概念,认为人们实际接收的文本包含许多伴随文本,这些伴随文本包括语气、环境、装帧等,伴随文本加上核心文本就构成了“全文本”,而核心文本是一般理解的包含符号信息和内容的文本。

米斯茹(四川师范大学)则从影视传媒和播音主持角度谈了她对于朗诵和朗读文本的观点。她首先指出大多学科目前有“重文轻语”的现象,但在传媒领域恰恰相反;在传媒领域,朗诵被认为是二度创作,是在文本一度创作基础上再度创作的全新文本。其次对于文本观念,她说到学界在经历了视觉转向后,又有听觉转向的说法,认为文本附着于声音之下,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她认为需要跳出文字文本而进入更广义文本的研究。谭光辉认为,口语的文本和书面的文本是不一样的,并在此基础上向赵毅衡发出疑问,文本是不同的,那么是否意味着这里说的文本只关注文字文本?赵毅衡认为,关于文本,口语和书面的文本当中有一部分是一样的,讨论文本肯定是要谈这个文本的组合方式;关于风格的范畴,他认为风格大部分属于附加符码范畴,但文本编码本身也有风格,如果苹果皮是风格附加符码,那么一个有果皮的

苹果去除果皮之后得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说明一个拥有附加符码的文本和一个去掉附加符码的文本,可能除了在文字文本这一层面上有相同之处外,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文本。

彭佳对赵毅衡的回应阐发了看法。她认为,首先附加符码并不一定只是附加,也可能是主导型符码。她举例说中国古诗主要是为了表达情感,认为诗歌中的情感是主导因素而非附加的符码。其次,修辞是一度编码,而情感、风格是二度编码,并且两度编码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赵毅衡对此给予肯定,但同时提出,本次讨论将意图和效果纳入进来则太复杂,并重申关于情感研究、风格学、修辞学的重叠与区分的讨论应该囿于文本内。

除以上主要问题的探讨外,各专家学者还从不同侧重点和不同的学科出发,展开了他们对情感、风格和修辞的思考。李红(西北师范大学)从情感出发,谈及看电影或者很多文学作品、新闻作品时人常常会感动会有情感的体验,而看到现实中大街上缺胳膊少腿的乞丐却不会感动不会流眼泪的现象,认为这是因为在文本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生命体,它的意义是在语境当中呈现出来的,它的生命的过程在文本当中也有一个完整的呈现。只有很多个镜头形成一个完整的文本之后它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苏宁(四川省社科院)认为情感需要从美学之类的理论角度来谈,并举李泽厚的“情本体”,表示认同其在美学上把情感抽象出来单独作为一个范畴,将情感看作生理、个性和历史的统一的思维路径。庞泓(四川师范大学)也侧重于情感,他从网络新媒体角度出发,强调情感为我们对当代网络媒介形象的考察提供了某种新的视域。一方面,在种种强烈情感的刺激下,网络形象的创制者时常主动选取符合自身情感状况的形象素材,从而将某类或某几类形象置于其视觉表达的中心;另一方面,公众对视觉讯息接受也并非被动的、毫无头绪的行为,他们总是倾向于对那些能满足其情感需求的形象格外的关注,从而使少数形象从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景观中脱颖而出,并一步步赢得了更多人青睐与跟从。正是这种来自“编码者”和“解码者”情感维度的双重作用,共同衍生出了网络文化中最主要的几种形象类型。李泉(四川师范大学)从翻译与跨文化接受角度指出,在同质文化语义场中,修

辞艺术形成的语言张力的固定化可能会成为一个作者的独特风格,激发特定的情感效应,但在语言符号的跨文化传播中,或者书面文字符号转换为多媒体视听符号,会对情感的生成和原作风格产生变化性影响,比如武侠小说情节在说书中、电视剧中、电影中或者电子游戏中的情感效果就大不相同,在西方接受者的视野中更是大不相同。中国文化意蕴的风格可能会在异域文化接受视野中落空,也可能生成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但西方人发觉的新情感。而在汉语文本翻译时,个体会在翻译过程中无意识形成某种风格,原文本语言常将翻译者裹胁着形成某一风格,或者说语言限定创作者的风格走向。王涛(成都大学)侧重于广义文本,他从接受角度出发,谈及现今文本形式的产生发生了变化,认为情感、风格、修辞三者的产生可能会和其他文本有呼应。张骋(四川师范大学)从符号学和广告学出发阐发了一些观点。他首先就修辞学和符号学的区别来谈,认为修辞学作为方法论来看,是意图和想要达到某效果的一种方法;符号学是一种本体论,是研究意义的学科。其次,他从广告符号学和广告修辞学的区别来看,认为如果用来研究广告文本,两者是没有区别的;如果研究广告对人的思维和生存方式的影响,两者区别就非常大。关于文本,他认为目前社会只要能解释出意义的东西都可能纳入符号文本,文本已经被泛化,因此讨论和研究不能局限在文学和语言学层面上。

段从学(西南交通大学)思考了各专家学者间的分歧,认为针对分歧首要的是搞清楚用什么角度来讨论。并指出赵毅衡教授的定义是很清楚的,是从文本角度出发的,但很多人超出了文本的角度,因此产生了分歧。除了明确从

什么角度来讨论外,还要明确讨论以什么样的现象和经验为基础。白浩(四川师范大学)认为,从传统文论角度,三者的排列应该是情感、修辞、风格这一顺序;并指出这是一个逻辑链,即有情感、有修辞,最后统一地称为风格。接着指出在讨论中这三者的顺序是变化了的,即是按情感、风格、修辞的顺序排列的,他认为“风格”由最后结果变成了中间环节,则这个动力机制和逻辑链就完全变了,是从符号学上理解此话题的思维和逻辑。他最后总结各位专家学者的分歧原因,是对情感、风格、修辞的逻辑理解不一致。李国太(四川师范大学)则对各学者的发言进行思考,对“去掉发送者和接受效果单单研究文本中的情感、风格和修辞”这一思维路径提出质疑。还以史诗演述为例,认为在“大文学观”的视野中,对“文本”的含义都需要进行反思,那么文本的发送者、接受者以及风格、情感等问题,自然也需要重新思考。

论坛的最后环节,赵毅衡教授就各专家学者的发言进行了回应。他强调对此三者提出的新定义是从形式性研究视角出发的,需要摘掉意图(发送者)和效果(接收者),集中在文本上讨论。熊良智补充道,问题层次、体系、角度不一样,则有不同收获。他认为,唱的本、读的本、书面的本以及舞台的本,实际上各为不同的本,对象的指称和范围一定要清楚、明确,这样才能利于讨论。

四川大学的陆正兰教授、西华大学的范国英教授、西南交通大学董守一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毛娟教授、刘永丽教授、汤洪教授、王勇老师等都出席了讨论会并相继作了精彩的发言。

责任编辑:刘海宁

“网络与人文研究”征稿启事

本栏目选题范围包括网络与哲学政治问题、网络与社会经济问题、网络与道德法律问题、网络与语言文学问题等,要求论题新颖独到,理论性强,论述透辟,避免通篇一般叙述。来稿字数不限,行文格式符合《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编排规范,请打印并附寄磁盘文件(或发送电子邮件, E-mail: zhchao053@163.com)。

本刊编辑部